

紐約搖搖晃晃

2018/07/27 10:23:1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大專院校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成果報告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 游筑鈞

目錄

一、計畫簡介

二、行前準備

三、NYC Poetry Festival 紐約詩節

· 之 Catherine

· 我也 open mic 了

四、紐約寫作社群 RPG

五、探訪

· Poets House

· Brooklyn Art Library

· 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 and Lesbian Art

· The Infinite Wrench

六、拉子們的夜晚

· Queer Film Theory 101

· Comedy at Stonewall: Hot Lesbian Show

· Cubbyhole 與卡啦 OK 之夜

七、後記

一、計畫簡介

我從未去過美國，紐約，是美術系學生不斷會聽聞的藝術大城之一，給人酷兒想像。又在看到聯合文學一期紐約文學專題後，決定去看看那裡的文學景觀。除了中文，我在語言、文字上可以不必全部透過他人翻譯的，就是英美語，因此選擇美國、親自探訪第一手資料，似乎是不錯的嘗試。

在出發之前，雖查詢過雜誌裡提到的文學相關地點、網路搜找，仍然不確定紐約的文學社群在哪裡，又該如何「走進去」。到了紐約，不斷探訪相關活動、地點，與人交談後，這份踏查地圖才漸漸展開。

2018年7/24~8/8在紐約期間，透過 meet up 網站參與 Brooklyn Women Writing group 的寫作聚會。前往為期兩天的紐約 Poetry Festival，並於 open mic 公開朗讀自己的小說作品。參訪 Poets House 裡的詩集收藏，以及當晚的 Poets & Music 沙龍。這次旅行所觀察到的紐約文學很生活化，習於加入朗讀、口語與戲劇元素；滿布街上的塗鴉標語，酒吧裡的女同志脫口秀演出，都是現當代紐約文學的一部分。

圖文同步發表於粉絲專頁：

「私密書寫練習」



二、行前準備

1. 觀看《酷兒城市》：

此紀錄片訪談生活在紐約的當代 LGBTQ 族群，但並沒有太多新觀點。

2. 將自己的短篇小說《子宮的樓上》部分翻譯成英文。

3. 針孔攝影機：首次嘗試針孔攝影機。本次成果影片即以此機搭配手機拍攝完成。

4. 建置個人網站：

為了這次旅行，讓旅途中認識的人方便觀看我的作品，我用 weebly 建置了個人網站，裡面有我的作品、小說、視覺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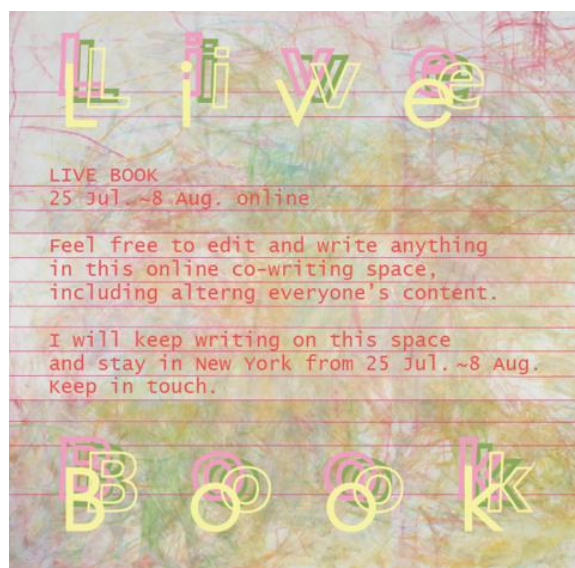
<https://jhu-jyun-you.weebly.com/>



掃描此 QR code 進入網站

5. 建立〈Live Book〉線上共寫文件：

〈Live Book〉是一個開放所有人編輯的線上共寫文件，參與者可以在這個文件中寫作，也可以修改、增刪任何人所寫的內容。在紐約期間，我會持續在這個文件中寫作、更新。我印製了小卡，分送給在紐約旅途中遇見的人。小卡背面有 QR code，他們可以用手機掃描後進入這份線上文件。



三、NYC Poetry Festival

之 Catherine



NYC Poetry Festival 為期兩天，從市區搭渡輪，很快就到達 Governor 島。整個小島都被規劃為井然有序的公園。

毫無頭緒的首先遇到一組 open mic 表演團體「The Poetry Brothel」（詩妓院），在人行道旁的歐式裝飾牆乘涼區演出，每個人都精心扮裝，由手風琴手串場，一個個上台朗讀。穿著時裝的女人（或男人或其他），諷刺總統的頭髮應該要蓬鬆光潔；抱著塑膠嬰兒玩偶的龐克女僕；白色吊襪帶與豹紋。演出後他們邀請有興趣的觀眾留下來和他們繼續聊天，到各自的野餐巾上坐下來。

這是 Catherine，她加入 The Poetry Brothel 後的第一場表演。一眼看不出身體是男孩還是女孩。瘦高，穿戴粉色旗袍、金色假髮，我很意外她說她的頭飾是想加入阿美族元素（在此之前，我只覺得帽子上繽紛的顏色，像灑在冰品上的馬卡龍色系裝飾球，但知道她的意圖後，才感覺這樣的視覺語彙轉化很有趣。沒想過在紐約能遇到有阿美族血緣、並且將之作為一種扮裝的女孩）。她的父母分別來自中國和台灣阿美族，儘管 Catherine 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來過台北兩三次，也從來沒有去過阿美族部落。她參考網路上的阿美族圖片，完成了這個頭飾。

Catherine 說自己經常被誤認為男性。她介紹自己有關於 cyborg（賽博格）和性別的寫作作品，來自於她之前在家用聲控儀任職客服部門的經驗。（消費者對家用聲控儀說指令，來播放音樂、開關電視、指揮掃地機器人等。）聲控儀是女孩的聲音，許多使用者在機器不靈的時候對著聲控儀咒罵：「婊子！」他們以為聲控儀只是單純的機器，不會有任何感覺，對女性的歧視用語和咒罵也是最赤裸和暴力的。客服部門則必須隨機抽樣聆聽使用者與聲控儀的對話紀錄，並回應

顧客需求，這段工作經歷對 Catherine 而言，她用了「trauma」（創傷）這個字。

每過一段閒談後，她必須對我朗讀完她寫的小冊子：Such Beautiful Machines。我在當下無法聽懂所有的字，但我認為對寫作來說，每個用字都會是重要的，於是在結束時帶走了小冊子。我可以在她的寫作中找到和自己相似的部分：寫作還在進行，但寫作者現身在括號中填入許多的註記和 mur mur。對於寫作這件事情，總想要同時展現兩個以上的靈魂。有些時候這本小冊如同《雲端情人》中的 Samantha，在幾分之幾秒內同時想像、運算世界的一切細節。有時喜歡訴說那團人類女性對於這個世界，小而巨大的不耐煩們。

Catherine 的網站：<http://aluutte.com/>

The Poetry Brothel：<http://www.thepoetrybrothel.com/>

2018 NYC Poetry Festival：<https://www.newyorkcitypoetryfestival.com/2018/>

我也 open mic 了



NYC Poetry Festival 同時有好幾場 open mic 一起進行，聲響透過麥克風互相滲透著。許多詩社來擺攤販售詩集，一座自製的旋轉木馬，一台打字機計畫。打字機開放讓所有人共寫，長長的紙軸延伸到草地上。（這個計畫讓我想起自己的 Live Book，只是 Live Book 倚靠我主動認識人們、並邀請他們。但最後，我想是線上文件的關係，雖有看到幾隻匿名動物在文件中穿梭，但只有我在寫，並沒有人參與編輯。）

NYC Poetry Festival 也開放人們現場報名 open mic，我事先翻譯自己的小說，在此時派上用場。我將攝影機別在褲頭，走上台朗讀《子宮的樓上》。這是我第二次公開朗讀自己寫的東西，仍然不太敢直視觀眾。

四、紐寫作聚會 RPG

1

我在 meetup 這個包山包海的興趣都可以揪團聚會的網站上，加入了 Brooklyn Women Writing Group 這個女性寫作團體。meetup 的參與機制大多寬鬆、沒有強制性，社團管理者和活動發起者比較固定，成員則自由來去。例如我，一次性的加入了聚會。

聚會地點在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的團體討論室（這裡的圖書館可以攜帶飲料），約 12 人，都是女性。大家帶來自己手邊正在進行的寫作工作，開頭小聊十五分鐘之後，就進入一個半小時各自寫作的時間。

現場有很凝聚的工作氣氛，所有人都靜默且認真的投入各自的寫作中。結束後，大家分享自己手邊正在進行的寫作計畫是什麼，或有什麼問題要分享。有人說，因為聚會中有很好的工作氣氛，而突破了一些瓶頸。有人分享自己在請他人給予意見時，雖不想顯得氣度狹小，但時常會感到受傷。

聚會結束後，我問帶領人為什麼想要創辦給女性的寫作社團，她覺得女性和男性討論事情的方式不同。大家一起寫作，也可以有很好的工作氣氛。

2

我走進一家因為員工旅遊而提早打烊的書店地下室，準備參加劇本寫作工作坊。沒想到老師一直都沒來。在場都是女性，索性聊起天來。Mia 認為人脈非常重要，也提供大家一些網站有機會可以直接售出自己的劇本，而不必在學院裡持續花費大把的金錢學習什麼是編劇。談起哪裡有良好的保母工作、房地置產，她總是有源源不絕的資訊，是大姐頭般的腳色。

在場有兩位女性從事的都是保母的工作。Adele 平頭，給我成熟女人的感覺，想要聆聽到每一個人。她是法國人，英文與我同樣緩慢而趕不上其他人的談話速度。Adele 說自己是黑人，身為法國人，又因為男友而到美國來，國家身分上的多重轉換，對她而言彷彿總在適應另一個強勢文化。她也不排除以後回法國去。Adele 說她在法國有很好的職位和薪水，但來美國後，求職並不順利。

Mia 提供的劇本創作相關網站：

WGA West：<https://www.wgawregistry.org/>

Story Fit：<https://storyfit.com/>

Eventbrite：<https://www.eventbrite.com/>

Catherine 提供的寫作社群資訊：

Kgb bar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orkshop

Bluestocking bookstore

五、探訪

Poets House



詩人之家，免費對公眾開放。小展間的玻璃展櫃裡是小誌史，從紐約 1917 年的 *The Blind Man*、*rong wrong*，1926 年的 *Fire!!*(n.1)，以及 1972 年的 *Magzine Five*、1978 年的 *TriQuarterly*(n.43)、1976 年的 *Black Box*(n.10)、2004 年的 *nocturnes:(re)view of the literary arts*(n.3)。按照類別和字母陳列的詩集收藏，一間安靜閱讀的房間。除了詩集和小冊閱覽，還有視聽區，包括錄音帶、CD、黑膠。裏頭有在 Poets House 的課程，沙龍，以及各式詩的朗讀，open mic 等錄音紀錄。

無意間發現「Sister Spit」這個有趣的名字和 CD 封面，封底就像是一群女同志的合照。sister spit 於 1994 年在舊金山成立。內容也是如在石牆酒吧聽到的那般輕鬆奔放，你只需要站上台，發聲，為自己說話。

今晚的詩人之家，正好有 Music & Poetry 發表會沙龍。有 rap、後搖滾，也有發表者解析詩的朗讀韻律。他們唸唱的調子，讓我想起夏宇。

Poets House : <https://www.poetshouse.org/>

Sister Spit : <http://www.sisterspit.com/>

Brooklyn Art Library



這個圖書館內全部都是素描簿和手工書。每年策畫不同的徵書主題，今年有 Disconnection、Melancholy、homonyms、city streets、Rituals 等，選題繁雜、沒有中心。

讀者不能從架上自行取書、甚至選書，一律必須經由網站資料庫，並登錄讀者名字、信箱後，由館員取書。我以 queer、lesbian 作為搜尋關鍵字，盲選了幾本。館員取書時會一併取下它旁邊的一本，架上的置書方式似乎就是將同樣主題的書放置在一塊。

我選到的書有「I remember you」、「boy and girl」、「wanderer」等主題，總是拿到書，翻到書背面的條碼，才知道這本書是因為什麼徵書主題，而進到這間圖書館的。這一本本手工書，也許都是尋找共感的願望。

（讀者每閱覽一本書，都必須在資料庫留下自己的電子信箱，不知道作者能不能調閱到讀者們的資料）。

Brooklyn Art Library : <https://www.sketchbookproject.com/library>

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 and Lesbian Art



這是一間專門策展 LGBTQ 藝術的博物館，有許多藏品來自 The Center。
左圖是 Joan E. Biren 拍攝女子攝影團體。

右圖是 Leonard Fink(1930-1993)，他在生前從未發表過他的攝影作品，就在自己家裡的小暗房沖洗相片。日常裡擔任律師。這次展出有他的自拍像、同志大遊行的攝影紀錄，以及和幾個密友情人，在廢墟中裸體、玩樂。一張他手繪的「性愛兌換彩券」。

館內有許多奇怪的畫冊，我很喜歡，裡頭有很多拼貼風格是我很少看過的。

參考資料：

Joan E. Biren

Morgan Gwenwald

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 and Lesbian Art <https://www.leslielohman.org/>

The Center 檔案索引頁：<https://gaycenter.org/archives/#archive-gallery>

Leonard Fink 檔案頁：

https://gaycenter.org/archive_item/leonard-fink-photograp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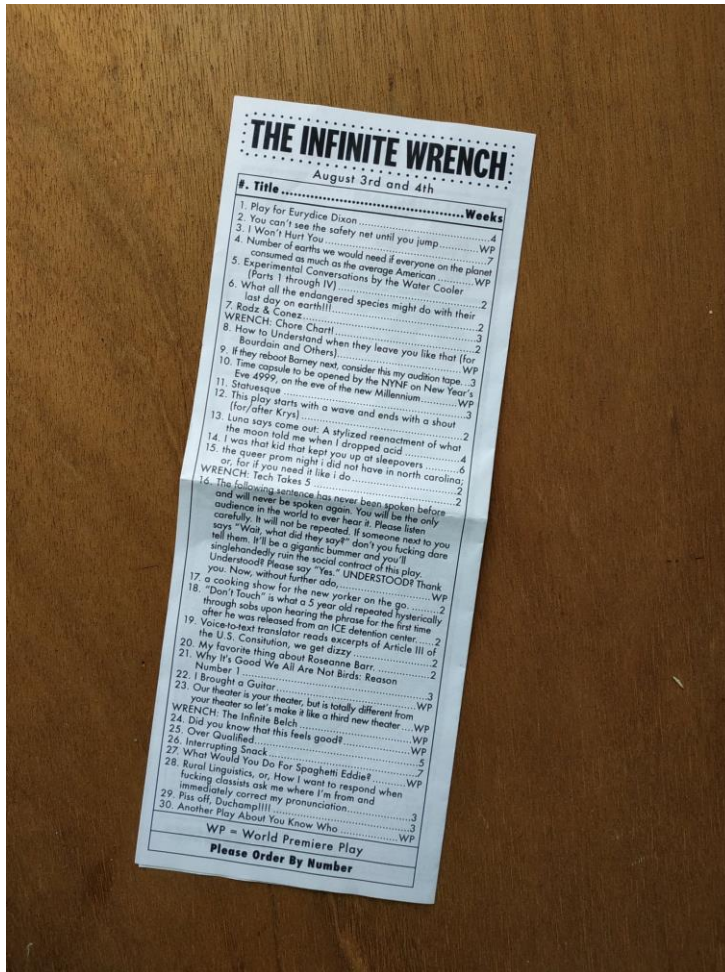
Leonard Fink 攝影同志大遊行

<http://mypaper.pchome.com.tw/miss33lin/post/1328134630>

Donna Gottschalk 展覽報導：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4/lens/donna-gottschalk-photography.html>

The Infinite Wrench



劇團成員們在台上懸掛了 30 個劇本，發下今晚 menu，由觀眾呼喊想要看的劇本編號。他們就選喊得最大聲的號碼。全劇必須在一小時內結束。

故事順序沒有差別，反正全是碎片。中間仍得大喇喇地以「curtain！」或好大一聲「噶！」來結束和換場。他們因為倉促、而異化了老練而沒有感情的橋段和台詞。儘管說的是自己的經驗，但因為不斷被發表和搬演和言說而失去了原本的意思。

是討喜的肢體 comedy、諷刺時事。最有趣的是團員們還沒準備好但必須開演的時刻。只是不斷前進，並不回首。三十分之一的抽背速度。這齣戲近乎無限的自我重覆。

這個劇場有 bar 可以買酒，會漏光進來的黑盒子，滿地劇本、倒出來的爆米花和白色花瓣。有老鼠。準備要 piss off 杜象的女演員，在拉下褲子時臉紅了。

The Infinite Wrench : <http://www.nyneofuturists.org/tiw/>

六、拉子們的夜晚

Queer Film Theory 101@House of Wax



按地址走進鬧區裡的百貨公司時，我以為來錯地方，半放棄呆坐在地下一樓的美食街。House of Wax 酒吧在四樓，幽暗像吸血鬼的住處，玻璃櫥窗放置許多奇怪的人體、器官蠟像。每個人上台一一分析那些自稱很直、但他們覺得很 gay 的電影：《The House Bunny》(2008)、《Set it off》(1996)等，以故意正經如學術簡報般的 power point，搭配電影片段。有時我忍不住會想，我們之所以坐在這裡想掰彎一群人，是因為自己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喜歡一個黑人 gay 的分享，他大談電影台詞與生活中中既 Queer 且 Bitch 的自信和大膽，像壯碩、擁有性感女友的黑人女主角搶銀行時大喊：“I am a bitch with guns, TWO!” 雖然最後她不意外的被警方圍攻，像小嬰兒雙手握拳的姿勢死去。想起一個老師的反問：「為什麼我們不能以做個綠茶婊為榮呢？」

Queer Film Theory 101 - NYC :

<https://www.facebook.com/queerfilmtheory101NYC/>

Comedy at Stonewall: Hot Lesbian Show



走進紅紅的石牆酒吧，撞球檯，男男女女穿梭，二樓就是今天五組女同志脫口秀的表演場地，小小舞台。

三八、熱辣辣，兩位主持人先探入台下觀眾群，時而像尖銳的小精靈，表現無辜、無知，時而紅娘、愛情導師。場子熱了，表演者一一上台，總要先驕傲的表明自己是個 lesbian。他們的 comedy 閒話家常，分享自己的故事，並且與觀眾感同身受。

Tina 說起她如何發現自己是酒精成癮者，說起女同志不必恐懼雙性戀的故事，以及她在車廂座位遇見自稱有大雞雞、所以必須把雙腿撐開的男人。（我對於台灣脫口秀表演的印象，還停留在直男豬哥亮。）

每個表演者都有自己說話的方式、用字、鋪梗的節奏，以及在話語、肢體上與觀眾的距離。W 是黑人女同志，俚語多、說話步調尤其快速。W 和在 House of Wax 的黑人男同志，都不約而同帶著憤怒諷刺美國的種族歧視。

” White people don’t need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of speaking but black does.
”

（白人不必為自己說話的權利奮鬥，但黑人必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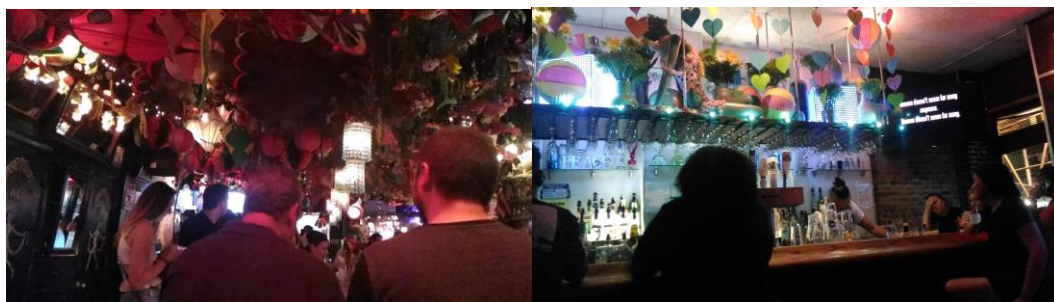
W 說起她的馬子：” She doesn’t have gap between her boobs. She thinks she is pretty, her sexy shit ! ” 在場觀眾們愣了一下，想確認她的意思。她喜歡用 shit 來表達她所愛的。 ” I like that shit ! ”

Comedy 是危險的，帶有攻擊性的。Comedy 漸進的丟出小彈，試探今天來的觀眾們是誰，底線在哪裡，就說到那裡。

最後一對拉子 couple 的音樂演出，更像是她們日常間的調情活動。夾雜告白與眼神凝視，夾雜閒聊拌嘴，夾雜種種走音與口誤，「再來一次。」在微笑與一口威士忌之後，繼續她們的演出。長髮女孩如何被這位染金髮的拉丁 T 追到手呢：「需要一些 ‘manipulation’（手段）」，那就是一起玩音樂。自白愛上她的時刻，很直覺也很簡單： ” I want to fuck her. ” 因為這句話，想了很久，關於我們為什麼會愛上一個人。

吸著六美元的冰可樂。坐在我身邊的是一位也獨自前來的黑人女孩，穿粉紅色長裙，與我同樣尷尬的抱著對於酒吧而言太過多的隨身行李。

Cubbyhole 與卡啦 OK 之夜



Cubbyhole 裡有種昏黃的老派氛圍，天花板滿滿的飾品，音樂和音響都很不錯，兩美金的瑪格麗特也很好喝。今天不是周末，但人們塞滿了小小的酒吧，談天、熱吻、跳舞。看起來也是一個人來到這裡的女孩，她喜愛的酒保今天沒上班。聽說我待會還想去另一間據說有卡啦 OK 之夜的 Henrietta Hudson，也跟著我去。原來也不是什麼點唱機，Youtube 找得到伴奏，遞麥克風，就可以唱了。平常沒在唱英文歌，我慌忙點開手機音樂清單最上方。是 Cat Power，因為王家衛的《My Blueberry Nights》。就這首吧，儘管我沒真的讀過這首歌的歌詞，平常只喜歡跟著音韻哼。

這間酒吧比起 Cubbyhole 顯得空曠而冷硬，音樂也很普通，但今晚的 DJ 很熱情，白天是街頭藝人，唱歌非常好聽（紐約街頭藝人的表演都是超高水準）。遞點歌單的人，給我尼姑造型的印象，她有亞裔面相，但沒去過亞洲。我很訝異她一直把新加坡和中國搞混，以為新加坡是中國的一部分，卻知道台灣：因為她熱愛珍珠奶茶，每天都可以喝一杯。（不知賣珍珠奶茶的地方，是否、如何順便向她介紹台灣。）

幾乎是台灣僅存的女同志夜店 Taboo（就去過一次且匆忙在午夜就離開的片段經驗），瀰漫青澀氣息，小 T 們身高、造型相似，一團進到酒吧後就直挺挺站成一排，許多剛成年女孩瘋瘋的跳舞，酒醉的拉子笑鬧脫掉彼此的外衣；偶爾一些熟齡拉舉杯閒聊，跳阿哥哥（A-Go-Go）。很難得在台灣看到一群彼此不甚熟悉、平時大多害羞矜持的年輕女孩們，不為了什麼，集體瘋迷、放飛自我的畫面和場景。

Comedy at Stonewall: Hot Lesbian Show（活動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12467768908487/>

Comedy at Stonewall（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COMEDYatSTONEWALL/>

七、後記

我有注意到自己對於發言和參與公開活動的恐懼。原本不習慣社交的自己因為 14 天有限的天數，不管再怎麼內向、不想去，還是盡量出席各式各樣不熟悉的場合，希望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往下挖出茫茫網海中難以聚焦到的東西，一次次破關似的，找到可以越來越深入紐約的線索。經常需要社交、主動找人說話，才能有所收穫。

美國人說話快速，又喜愛加入笑料，我通常聽不懂。偶爾說說自己正在做的計畫時，其實都能引起興趣，只是自己一直以來不習慣主動宣傳自己正在做的事。

把自己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發表一個你所創作的東西，心態上已經和學生不同。連美恩在專訪中說，一直都是把自己當成能力還不夠的攝影助手，但在多國旅行中一次由衷的創作，被登上巴塞隆納當地的雜誌後，給了她信心。我看到旅伴也將自己的 zine 投稿到 Printed Matter 並且被寫小短文介紹、上架販售後，就覺得有些門其實是打開的，敲敲門也許比想像中容易。當然在當地發展並不容易，但某些在台灣所不知道的事情，因為來到這裡，也盡力去做，而有了一些心境上面的不同。不再只有台灣的角度、台灣的機構和管道，而有不同的管道可以走。前提還是有了金錢上的支持，才能來到這裡。也因為到了當地有了實體感而得以大量蒐集相關的線索，這都是在網路上不可能企及的事。

我們早就已經可以是一個可以發出聲音與他人爭辯、或共眠、或互相擠壓的創作者了，而不再總是將自己看作還在學習又嬌弱的青澀藝術學院學生。

我希望未來可以長時間到各地旅行、嘗試到國外長期生活一段時間。要記得世界上還有好多種藝術的生態，好多種生活的樣子。